

我有個朋友老林,他在某次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一個叫小飛的男孩。

小飛來自農村,沒上過大學,高中畢業後就在一個工地做小工,每個月有兩千塊錢的工資。小飛有個夢想:當畫家!他在中學時創作的好多畫都獲得了國家級比賽的獎項。這是一個有才華和天賦的年輕人,可是那時的他連畫筆、顏料都買不起。

老林也沒上過大學,他通過自己多年的努力,把事業做得很不錯。他特別希望幫助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老林資助過很多窮學生,這次他想幫小飛實現畫家夢。老林沒有太多這方面的資源,他也不認識什麼畫家。可是,小飛的畫讓他感動了,那明晃晃的色彩,刺得老林眼睛疼。

對老林的出手相助,小飛非常感激。老林說:“我要讓你重新拿起畫筆,我們想想怎么做。”他想讓小飛離開工地,找個老師培訓小飛,然後和在麗江開客棧的朋友打好招呼,讓小飛去那里住幾個月,寫生找靈感。

他把計劃告訴了小飛,小飛沉默了一會

兒,說:“我想去讀書。”老林覺得很好,覺得小飛沒有急功近利地想要干什么,而選擇去讀書,非常好!老林喜歡愛讀書的孩子,他說:“好!估計現在去美術院校只能插班旁聽了。”

小飛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想去俄羅斯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讀書。”怕老林聽不懂,他又補了一句:“簡稱列賓美術學院。”老林覺得自己還是沒有聽懂,他問小飛:“這個學校好進嗎?學費是多少?”小飛嘟囔着說:“我也不清楚,我就是想去那里學美



欲望

術。”老林自認讀書少、文化淺,他想幫助有才華的年輕人。可是在那一刻,他突然覺得自己好幼稚。老林是在酒吧里對我講完這個故事的。他說:“老戴,我舉個不恰當的例子,你現在坐在路邊,快餓暈過去了,我上來問:‘你怎么了?’你說:‘餓!’我說:‘來,我帶你去吃點東西吧。’然後,我帶你去走進簋街,我說:‘你想吃點啥?’你沉默了一會兒,回答我:‘老林,我不想吃這個,我要去王府飯店

吃!’你說,我情何以堪?”我只好呵呵一笑,什麼話也不好說。毋庸置疑,小飛一定是個有才華的年輕人,所以,他才會有這個自信心。可是,他的自信心用錯了地方。我們生活在這個越來越大、越來越冰冷的大都市里,滿耳聽到的都是老人家倒地路人不肯伸出援手的故事。而今天,老林伸出的援手,卻被小飛毫不留情地打開了,理由是“你給的不是我要的”。小飛一定覺得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若錯過了,下一次,幸運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敲門。

在這件事情上,誰都沒有錯。我一直認為,如果做企業,你開始的格局一定會影響今後的結局。所以,把目標和規格定高些,是對的。但是,人生卻不同,就像走路一樣,是你去適應路面,而不是讓路面來適應你。我對老林說:“老林,你是個好人,謝謝你。”我想對小飛說:“請你去簋街,那是老林仗義,你想去王府飯店,就得靠自己。”

餓不死了



20世紀90年代初,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開拍,在劇中飾演余德利的侯耀華,剪輯了自己的一些戲,給患癌症住院的父親看,很想聽聽老爺子如何評價自己的表演。侯寶林看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後餓不死了。”

從民國時代過來的老一輩藝人,習藝之路大多很艱辛。如沒真本領,得不到市場認可,很難鬻藝為生。大名鼎鼎的吳昌碩成名前曾作《飢看天圖》,並自題詩:“胡為二十載,日被飢來驅。”他自嘲“刻印只能吃到菜飯”,後來畫畫,是因為“畫畫可吃到肉飯”。侯寶林說兒子“今後餓不死了”,是認可他能吃“表演”這碗飯了。正因為把習藝和“飯碗”連在一起,老一輩藝人對藝術之認真,在藝術追求上之執著、堅韌,體現了非同一般的心志。功夫如不到家,在舞臺上就站不住腳,如何以藝謀生,吃上一碗飽飯?對老一輩職業藝人來說,敬業也就是敬自己的“飯碗”。

淡定

作者:張燕峰

清朝名臣謝濟世一生頗多坎坷:四次被誣告,三次入獄,兩次被罷官,一次被充軍,一次刑場陪斬。這些遭遇足以讓我們認為他的一生充滿了怨憤和不平,但事實並非如此。

雍正四年(1726年),謝濟世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上任不到十天,他就上疏彈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引起雍正不快,結果被免去官職,謫戍邊陲阿爾泰。

與謝濟世一同流放的還有兩個人。經過漫長的跋涉,他們終於到達陀羅海振武營。三人商量着怎樣去拜見將軍,這里的人告訴他們:戍卒見將軍,要一跪三叩首。

另兩人聽後神色悽然,為讀書人竟要向一介武夫下跪而難過。謝濟世卻不以為然,勸慰他們說:“這是戍卒見將軍,又不是我們見將軍。”沒想到,將軍對讀書人很是敬重,不僅免他們行大禮,還尊稱他們為先生。

從將軍那里出來的時候,那兩人很高興,面露得意之色,謝濟世一臉平靜地說:“這是將軍對待被罷免的官員,不是對待我們,沒什麼可高興的。”

在一般人看來,遭逢屈辱是非常痛苦,甚至難以忍受的事情,而享受尊敬則是令人得意、欣喜的。這是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但謝濟世在做人的境界上顯然更勝一籌,那就是,他做到了“無我”。無論置身於怎樣的處境,他總能忘卻自己的榮辱得失,置身事外,這樣就免除了各種煩惱和困惑。無我,實乃人生大智慧、做大境界。

無聲勝有聲

看過池莉的一篇短文,非常感慨。她的大意是,語言並沒有多重要。她說有個朋友嫁到德國,語言不通,她們當時都覺得夫妻之間損失了多少交流的樂趣?很多年後去德國見到那個朋友,卻讓她意外,朋友的狀態非常好:大花園、漂亮的混血孩子、自己畫的油畫,沒被生活的風霜侵蝕的女人,活得順適妥帖。那位朋友淡淡地對她說了這樣的話:“語言並不重要,有時眼神的交流 and 動作更重要。”真應了那句話:在不理解你的人身邊,你磨破嘴皮也沒用;在懂你的人身邊,你不用開口,你的存在便是一種語言。

突然想起不知誰說過一句話:“兩夫妻,要無聲勝有聲。”哈默修依在一本畫冊中,畫了他妻子各式各樣的背影,色彩單一,卻極傳神。空蕩蕩的家,青灰的色調,窗邊、門邊,低頭、轉身,那是他表達愛的方式,一種寂靜的傳遞,根本無須語言。



十句話, 折射一個人 氣質

1. 越有本事的人越沒脾氣。因為素質,修為,涵養,學識,能力財力會綜合一個人的品格。
2. 世界上最美妙的一件事是,當你擁抱一個你愛的人,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緊。
3. 信任就像一張紙,皺了,即使撫平,也恢復不了原樣了。
4. 成功根本沒有秘訣,如果有的話,就只有兩個詞:謙虛,堅持。
5. 能開口說出的委屈,便不是委屈;能離開的人,便不算是愛人。
6. 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華老去,而是迷失自我。女人最可嘆的,不是紅顏不再,而是自信全無。一個有靈魂的女人,是一個有魅力的女人。一個有信仰的女人,是一個有能量的女人。
7. 往事不必遺憾。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經歷。把握眼前,當下才重要。
8. 順利,只是一種平庸的人生。
9. 如果一個男人真的愛你,他只會怕沒本事照顧好你而努力。如果他事事與你計較,隨便對你發脾氣,那只是說明他愛自己,沒有愛你的本事和能力。
10. 心態不好,說穿了,就是心太小了。心態的“態”字,拆解開來,就是心大一點。

看完《東京家族》有段時間了,在夜深人靜之際,不時想起遠從瀨戶到東京探視子女的平山老夫婦在偌大東京的寂寞身影:他們有時輕描淡寫地交談,有時只是沉默相依,他們像多數老一輩禮數的人一樣不願麻煩子女,卻難掩生活在陌生城市中的不知所措。那些不言而喻的無奈看得我頗感心酸,但在深切感受時間的殘酷之餘,我仍為這對感情甚篤的老夫婦感到慶幸:在意外來臨之前,至少他們還擁有彼此。

在以為是“家”的地方無家可歸 電影的開始,老夫婦開心地到東京探望子女。起初,老夫婦也確實受到子女們的熱烈歡迎。然而,幾日過後,工作忙碌的子女們再無閒暇陪伴老夫婦,他們甚至想讓父母去住溫泉旅館。表面看來是子女的一片孝心,實際上此舉是為省去照顧父母的麻煩。印象最深的畫面是老夫婦被送至旅館後,一起默望着玻璃窗外 繽紛璀璨的摩天輪。

老太太:“你不換睡衣嗎?” 老先生:“旅館不能穿着睡衣下去吃飯啊。”

一句話,就道盡了兩人想待在家,卻無法待在家中的無奈。

次日早晨,一夜無法安睡的老夫婦坐在海邊,像平日一樣閑聊,老先生笑老太太夜里打呼,老太太說她腰酸背痛根本沒睡好。儘管兩人內心五味雜陳,卻因為一份如常的陪伴,逐漸釋懷。兩人相視而笑:“我們回家吧!”我本以為他們要回瀨戶老家,後來才知他們回的是女兒的家。但女兒的家是他們的家嗎?看到老夫婦在被女兒拒絕後,拖着蹣跚的腳步,各自想辦法在外過夜的場景,除了心酸,我想不到其他更貼切的形容詞。

從小到大,只要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子女的“家”,但為什麼子女長大以後,他們所在的城市卻給了父母無家可歸之感?就好像許多老人雖有多個子女照顧,卻被迫兩三個月就得遷移到另一個子女家,老人無可奈何,子女們

也各有難處。但誰都知道,無法安定的感覺不是回家,而是不斷流浪與持續漂泊。難怪,老先生後來說:“我再也不去東京了。”這也說明,東京雖有讓他牽挂的3個子女,但永遠不是他的家。

《東京家族》與其說講述的是家族,不如說這是一個讓人清楚認識到伴侶有多重要的故事。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片名不是《東京家庭》而是《東京家族》?後來明白了,只有在瀨戶老家子女們尚未離家時,老夫婦與3個子女們組成的家才是“家庭”。待子女離家後,各自在東京成家立業,瀨戶家真正的成員就僅剩平山夫婦。“家庭”與“家族”僅一字之差,但這當中的距離足以讓平山夫婦在子女居住的城市深切地感到無家可歸的淒涼。

時光無常,愛與孤獨同在 《東京家族》翻拍自小津安二郎導演的60年前的經典名作《東京物語》。在原有的劇情上略作改編,加入之前重創日本的“3·11”大海嘯情節,緊貼着時代的脈動,使觀眾看起來特別真實。但《東京家族》的劇情與結局更殘酷一些,似乎在提醒我們,不斷流逝的時光中只有無常不會消失,當它毫無預警地出現在眼前時,即便再難接受,人生還要繼續。當愛與孤獨同在,一個人將不再是一個



人。面對世事的無常,這也許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安慰。但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我想起的是屬於自己的愛。一如電影中老夫妻平淡的對話、相視而笑的瞬間、相依離去的背影,甚至是大吵大鬧後仍不願放手的深深擁抱,那么平常,卻那么深刻地烙在我的心底,讓我知道有愛的孤獨其實並不孤單。

淡,也許才是最深

淡,也許才是最深 整部電影以老夫婦的視角為主,讓子女們能清楚看到以往因以自我為中心所看不到的父母的心情。同時又不忘提醒父母,要換個角度看待既定印象中的子女。電影中的父母與我父母極為相似:嚴肅傳統,不易親近的父親,笑容可掬、體貼細膩的母親。最讓老夫婦放心不下的小兒子昌次,每每遇到父親詢問工作情況時,總是迫不及待地想逃,這時就需要樂觀的母親在一旁打圓場。父親認為兒子是因偷懶不肯吃苦,才找到收入穩定的工作;但兒子在大城市努力生存,自有他的理想與難言之苦。父親想表達的明明是關心,兒子感受到的卻只有責備與壓迫;兒子明明是純真良善之人,父親卻因過於擔憂兒子的未來,而忽略了其最寶貴的本性。

這樣的情節,看起來一點都不陌生,仿佛鏡面一下就照出了許多親子關係的無奈與遺憾。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大部分父母長久以來對子女的深切期待。因此,當長大成人的子女不能如其所願時,父母內心深處那份無處排遣的失落,不知不覺就會變成對子女的嚴厲苛責。但苛責與數落並不會讓子女成龍成鳳,只會將子女推得更遠。也許,父母要開始學習接受子女未必如自己的想象,並試着轉化失望的心情,才有機會看見子女在自己想象之外的美好之處;也許,子女也要試着體會父母叨念背後的用心良苦。那些因過於執著而看不到的盲點,除了父母,也不會有願再提醒你。電影中的父親幾乎不曾曾在子女們面前表露任何情緒:與子女談及年邁好友逐一離世時,說的明明是生死大事,語氣卻平淡得像是在說日常小事;得知相伴了一生的老伴可能不會再醒,他喃喃自語道:“已經走到盡頭了呀。”在老伴死後,子女們商量該怎么安排他的去處,他倔強地說:“我不需要子女的照顧。”這樣好強的父親形象,也是我熟悉的父親形象。記憶中幾次與父親的嚴重衝突,我幾乎都是轉身就逃,用逃避表達對父親咄咄逼人的憤怒,而父親總在一段時間過後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和顏悅色地試圖越過彼此的鴻溝。而我曾經以為愛面子勝過一切的父親其實沒那麼愛我,否則怎會一不順他的意,就完全與他無法溝通。直到有一次,無意中經過父母的房間前,聽到父親在電話中對朋友感嘆3個女兒都和自己不親,他不想嘮叨,只是擔心我們以後過得不好……我驚訝地發現父親的語氣竟有一種我從來不明瞭的寂寞的情緒。父母與子女,都需要從不同角度看待與對待,如此才有更親近的可能。我不斷想着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腦中浮現的卻是曾為劉若英演的愛情電影《生日快樂》寫下的標題:“淡,也許才是最深。”一輩子愛著一個人,那是比男女之愛更長久的情感,表面上淡淡牽系,實際上卻是深深相連,看似平淡卻日益深刻的愛,不也是父母與子女關係的最佳寫照嗎?